

黃金大盜



■ 李 宏 林 著
■ 宝 文 堂 书 店

125/41

黄金大盗

李宏林著

宝文堂书店

一九八二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以法制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报告文学专集，所收的八篇文章，大都是描写广大人民群众和公安干警如何同经济领域中的犯罪分子作斗争以及如何挽救失足青年的。《黄金大盗》反映的是曾经轰动全国的八百两黄金失窃案；《被戴上手铐的人》、《害虫》等所涉及的案件，都曾在全国报刊上有过报道。这些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坚持党的原则、坚决维护法制的人们，揭露并鞭挞了各种犯罪分子和与他们同流合污的蜕变者、利己主义者，同时对遗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特权思想、世俗偏见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抨击，读后发人深思。

本书作者是从事记者工作的作家。对事物观察的敏锐，剖析的犀利，以及在艺术表现上的激情和生动，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这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以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其中，《被戴上手铐的人》曾获一九八〇年的《鸭绿江》文学奖；《走向新岸》曾获一九八一年辽宁省政府颁发的文学创作奖，由作者亲自改编的电视剧《新岸》，也获得了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电视剧评选一等奖。

黄金大盗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印刷厂印刷

字数145,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3/4 插页2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0册

书号：10070·120

定价：0.52元

目 录

黄金大盗	1
被戴上手铐的人	43
辽河枪声	68
走向新岸	105
走向新岸 (续篇)	131
姊妹情	142
囊 虫	154
快乐的窃贼	177
后 记	213



在审讯室里。

坐在地中央一把木椅上的人，是轰动全国的八百两黄金盗窃案的大盗窃犯关庆昌。他五十五岁，上中等身材，宽宽的骨架，穿着灰色旧工作服，赤裸的脚脖子上套着脚镣，他下身的每一细微动作，都使脚上发出警告般的叮铃响声。

他知道自己问题严重，因而往日那肥头大耳的面容变得两腮削瘦，脸色像劣等草纸那么黄，光亮的大脑门儿两边，青筋在悄悄地跳动，按在膝盖上的十根手指，像十根细竹签。

他低着头，把一双眼睛隐藏起来。与他长久相处过的人，曾嘱咐记者要注意关庆昌的眼睛！在他被命令抬起头来之后，他只得向他眼前的人敞开他的两扇灵魂的窗子了：在深深塌陷的眼窝里，镶着两只圆圆的、贼亮的黑球儿，那红湿的眼皮似乎包不住它。这两个球儿仍在不松劲儿地表演：一会儿它蒙上一层泪水，一会儿它寒光闪射，一会儿又用睫毛遮掩它，它根据主人清醒的理智状态，做出各种适宜于心理要求的反映。

这一双圆圆的、贼亮的眼睛，关庆昌把它作为对付共产

党和人民群众的工具，或转动，或凝定，或斜侧，或惊愕，瞬息三变，目光莫测，紧张而不间断地滚动了十九年，研究了我們十九年，使许多领导、同志被欺蒙了十九年！

在关庆昌的档案中，组织部门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做出这样的结论：历史尚未搞清，工作需要调离，目前监视使用。

于六年后，一九六一年他盗窃了国家八百两黄金，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蠢贼！

奇怪的是这个监视使用对象，这个黄金大盗，他三十年来在我们革命队伍中却步步走红。从一个普通的力工，到干部，到副科长，到厂先进生产者，到共产党员，飞黄腾达，直线上升，他成了国家金融中枢部门的615厂里的一位响当当的大红人！在我们国家里，反复强调阶级斗争二十多年，一个运动连着一个运动地横扫了多少人。然而这个真正的敌人，却不仅安然无恙，而且一直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回想起来，岂不令人啼笑皆非？！关庆昌在摆动不止的高空中走钢丝，尽管心惊胆战，然而总是平安地走了十九年，他可称得上是一名出色的超级杂技演员！我们需要研究研究他，他手里举着的是一把什么样的伞，使他平衡到绝妙的地步？

再有，那些与八百两黄金沾过边、并欣赏过关庆昌表演的人们，把这黄金当做一面镜子吧！无疑，这面镜子的造价太高太高了，假若从这金色的镜面上，能看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点儿什么，能看到我们思想、灵魂中的一点儿什么，能从中吸取一点儿东西，用价值三十六万元的金子造一面镜子，也还算是值得的！

我们来回顾这桩黄金巨案，请读者了解事情始末，并认识几个关键人物吧！

100号产品被盗

这是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的晚上，615厂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处理完一天的计算、记账等一些事务性工作以后，来到办公室的西屋，这里是包装组工地。由于产品增多，产品库容积小，一些金银产品只好散放在包装组。郭家惠二十九岁，不久前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还没满。他少言语，却用踏踏实实的工作来接受党的考验。他像往常一样，在工人下班以后，一个人对一天包装完的产品，再做一次清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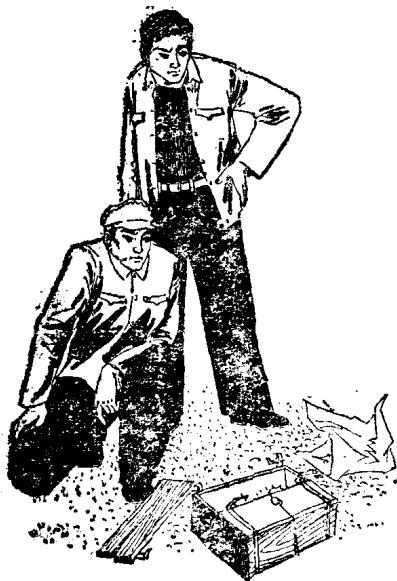
在今天包装完的产品中，有一批称作100号产品的金子，装在一个个小熊猫收音机那么大小的木箱里。箱子表面经铅封过，再用铁丝打成十字花形。十几只箱子如数垛起，垛在上边的最后一个箱子有点儿说道：里边装着四块金子，其中两块是一九六〇年的剩余产品，由于一直配不成箱，放在郭家惠手里保管。这回总算与同样产品配成双双对对，即将起运出厂了。所以，郭家惠在清点箱子的时候，对这最后一箱留恋地格外打量了一眼。

一切没有差错，郭家惠闭了灯，出了门，上上锁。此时约在晚上五点二十分钟光景。东北的阳历三月，仍是寒风瑟瑟，天色已是麻黑。这天是星期六，人们归心似箭，厂里几乎没有什么人了。郭家惠的身边左右寂静而空荡，他习惯了这种气氛，拎着装饭盒的兜子，安然自在地奔往回家的路上。

第二天是星期日，作为三个孩子爸爸的郭家惠闲不着，那时候正是灾荒年，他和各家户主一样，想着法子为孩子们寻点儿填肚皮的東西。

第三天，新的一周开始了，他在车间办公室处理组内杂事。青年工人高兴贵，突然惊慌地跑到郭家惠跟前，嘴唇哆嗦着说：“100号产品被盗了！”

“什么？”郭家惠有点儿不相信。



小高瞪大眼睛把话说得更明白：“金子丢了！”

郭家惠和包装组工人急速来到包装工地，看到的是使人惊魂失魄的场面：那最后一只木箱已经被搬到地上，箱上的铁丝被弄断，箱盖木板被撬开三寸宽，包金子的绿色包装纸和黄色稻壳散落地上。郭家惠往箱子里看看，出现两个深坑，两块金子不

见了！他再看看木板间壁墙，被撬开一个洞，盗窃犯就是从这里钻进来的。人们都惊愣住了！这种重大盗窃案件，在全国金融业中是前所未闻的事情。郭家惠的心像被放在油锅里煎滚，又痛又跳，他急忙跑到厂里报案。

郭家惠可决没想到，他报案之时正是他厄运开始之际。很快他被找到厂长办公室，当成监守自盗分子进行审问，那气氛十分紧张、严肃：

“你怎么搞的，金子哪儿去了？老实说！”

“六〇年剩余那两块你装箱了吗？回答！”

郭家惠盯着一双双威严的眼睛，惊愣住了，委屈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不知为什么，小高也被怀疑成偷盗对象，把他俩配成对，由军岗把守，在厂子里关押反省了三个月。

郭家惠和小高每天面对面地哭泣。觉睡不着，饭吃不下。郭家惠的包装组长职务被撤掉了，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了。盗案发生在他的组里，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郭家惠甘心接受处分。但是，处分的一条重要理由，是他交待问题不老实！

苍天呐！怎样老实啊！郭家惠的心在悲愤中沉沉跳动。夜里，他躺在禁闭室，透过窗口，望向天空中的半弯月牙，他心想，总会有月圆的时候，党一定能把事实真相弄清楚，洗刷他身上的不白之冤。同时他也在思索：100号产品的盗窃者能是谁呢？

鬼 魅 夫 妻

在黄金被盗之前，615厂里有一个爱管事的人，他是厂治保模范、保卫科护厂员贾清吉。他从小来厂做工，被人们称做“厂通”、“活档案”。背起大枪，干起护厂工作以后，他就成了一只看厂虎。

当时正处于灾荒年，国家许多方面面临严重困难。615厂在生产管理上出现散乱现象，再加上由关内来的几十名“盲流”被招进厂内工作，这座国内少有的金融造币大厂，减少了以往那种庄严、神秘的色彩，有点儿松松垮垮了。

贾清吉拣到散扔的银子送到厂里；拾到生产工具放到保

卫科的办公桌上。一天半夜，他把几位厂长从家里拉到厂子，让他们看看上锁的金银库大门，他用手一捅，活门板巴搭掉下来。他大声疾呼着：“厂里再不警惕，要发生大事情！”他到保卫科粗着嗓门儿喊：“你们失职！”

忠心耿耿的贾清吉由于心直口快，不会说吉利话，某些人对他讨厌，在100号产品案件发生的前两天，这个看厂虎被莫名其妙地收去大枪，分配到车间干活去了。作者提醒读者记住贾清吉这个名字，十九年来他一直是黄金案的伴随人物，他的命运以后有专节叙述。

厂里有一对夫妻，都长着一对吉里轱辘的大眼睛，像远远地蹲在羊圈之外的一对狼，舌头搭拉在口外，滴着涎水，观察着羊圈内外的动向。

男的就是关庆昌。这时候，他身任生产管理科副科长。他在解放前当过伪抚顺市警备队上士文书，入厂的时候将这段历史隐瞒下来，但却在自我鉴定中工工整整地写下自己的一条优点：“忠诚老实”。在职工登记表上，有关参加何种党团组织栏内，他填写：“无。”有关是否将问题交清，有无隐瞒栏内，他填写：“我是忠诚老实的，彻底地将问题交清，如发现隐瞒，愿受组织惩办。”

不久，他的历史问题暴露，可惜的是我们有些同志，没有在他的假话中求得对他本质的认识，只看他唯唯诺诺，埋头苦干，所以五年之后，他当上了安排国币生产的副科长，把他推举到金融中枢部门中的重要席位上。

关庆昌可不领恩情，这个在国民党时期混得还不坏的人，在灾荒年耳听苏修卡中国脖子，闻说国民党要反攻大陆，眼见国内困难重重，他对共产党能否再支撑住局面失去了信心。他

要乘机捞一笔横财，等到变天以后，好一跃而成为富翁。他把这意思向老婆黄淑珍灌输。她在电解车间工作，每天和金子打交道，关庆昌告诉她：“弄几个金疙瘩！”

黄淑珍这个女人，头脑昏昏庸庸，什么天下大事不懂，然而却爱财如命。她那高眉弓骨、高颧骨和能把固体物质盯成液体的两只猴子似的眼睛，把她攥钱出水的贪婪内心世界表露出一二。她吝啬到吃完冰棍儿，将木棍儿揣回家去，做饭省几个劈柴钱。再有，她绝对能做到夫唱妇随，她比关庆昌大



两岁，关庆昌念过伪满师范学校，而她目不识丁，关庆昌的话，就是她的圣经，她是关庆昌的一个影子。所以，她到电解车间才一个月，又偷金疙瘩，又偷金耳子，这女人手真够黑的，把生产工具金挂钩都从分解槽子里摘出来，揣进贴身腰包。不到几天工夫，她偷回家一斤多金子。

关庆昌捧着金子，看它在眼前闪闪发亮。但他算了算，将来变卖成钱，也只不过够个小买卖资本，比他当小贩那咱景气不了多少。在家庭受过冒险教育的关庆昌，为了一夜致富，要铤而走险了。为了这项冒险活动，他早做了观察，看厂虎被撤是难得的时机。他，大眼珠子不停止地转动，精心筹划，巧妙

计算行动时间，分分秒秒都经过周密安排。后来事实证明，在作案时间上，在侦破与反侦破的较量中，罪犯关庆昌钻了空子。

关庆昌早已经打定了100号产品的主意，三月十七日，他仔细查阅当天的生产日报表，想搞清产品已经入厂，还是在包装组散放着？但是从报表上找不出答案。为了隐匿形迹，他不去车间，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找到老婆，告诉她这两三天要注意包装组的金子在不在，特别要在明天下班以后听到准确的情况。黄淑珍窜到了包装组，姐呀妹呀穷唠了一阵。因为常有工人到组里来，并且她又是掌握计划生产的关科长的夫人，所以她的到来并没引起人们格外的注意，而她那猴子眼睛却把工地上的东西瞅了个够。在星期六下班前，她看见一箱箱金子用苫布遮着。

一对鬼魅夫妻紧张地坐在家，同时看看表，时针指着晚上六点。再看看窗外，天色已经黑了。关庆昌找出一把铁把羊角锤、一根绳子和一副手套，让老婆又找出风雨衣，套在棉衣外面，奔向工厂，迈出作案犯罪的第一步。他按行动计划，先到办公室，把作案工具藏起，然后赶到厂里浴池去洗澡。这个往日沉默寡言的人，今天在澡塘子里大声说话，和熟人逗逗笑笑，以便让洗澡者证实：六点稍过这段时间他在浴池里。从浴池出来，他迅速回办公室，戴上手套，拿着作案工具，在夜幕掩护下，往包装组奔去。到包装组工地，须经过压延工段大厂房，他撬门进去，在墨黑的厂房里跌跌撞撞摸索了五十米，碰到木板间壁墙，他撬开木板，钻进包装组。他摸到苫布，把最后上垛的一个木箱抱到地上，用羊角锤嘎吱嘎吱地起箱盖，一条长木板从盖上揭下，他那双罪恶的手就伸进木箱里，取出两

锭金子，重八百两零七钱。关庆昌把金子绑在绳子两头，掖在裤腰里，绳子挂在脖子上。他溜到办公室门口，惊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冒汗。他头脑里倏地一闪念：把金子藏在办公桌里吧！但他迅速改变了这一念头，因为它不在行动计划之内，稍有疏忽，会铸成大错。他像带着两个重“地雷”，勉强拖动脚步把金锭弄回家。到家以后，立即和怀揣兔子的老婆把金锭藏在筐下。关庆昌计算一下，作案仅用20分钟。他顾不得歇喘，洗一把脸，就按计划进行下一步行动。他快速度地赶到厂俱乐部跳舞场，做出一副安然自在的神态，在悦耳的舞曲声中向工会主席招手，向邻居微笑，向他每一个可以接触的人用友好的目光、善意的表情表示报到！

鼓点在嘭嘭地响着，人们在欢快地旋转着，脚尖在地板上沙沙地擦动着……

关庆昌靠着窗台站着，嘴角挂着强作出的愉快笑容，两只黑圆球儿却在紧张地转动……

密 网 之 下

厂里报案不到一小时，公安局派来几十名公安人员，带着警犬来到615厂。平日松弦的厂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看热闹的职工跟着公安人员涌进包装组工地，一个个跷脚探脑，瞪大眼睛看着地上的那只小木箱。

关庆昌也站在人群中，一见警犬摇着尾巴在地上嗅来嗅去，吓得心里咚咚乱跳。他怕被闻出味儿来，急忙悄悄转身溜走了。

他回到办公室，科里同志在纷纷议论黄金案，每个人都提

出自己的疑点。关庆昌皱着眉头，表现出一副深思的神情，沉着地表述见解：“黄金不入库，盲流这么多，还有个不丢！”

公安人员要住在厂里破案，厂里指定把生产计划科的办公室给腾出来，让关庆昌领着科里人往外搬桌子、柜子。关庆昌暗暗庆幸自己没屈从于作案那晚上头脑里的一闪念，否则一抬桌子，死沉死沉的八百两黄金就露馅儿了！他一边抬桌子，一边后怕得汗水顺着耳根子往衣领里流。

厂保卫科配合公安人员在厂里撒下大网，让人人交待三十六小时活动情况：说明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全天都见了什么人，干什么去了？重点又是在星期六的晚上。关庆昌交待得严实合缝：五点下班，六点洗澡，六点半左右到舞场，十点钟同邻居一起回家，路上还劝说一对爱吵架的夫妻要和睦相处，事事有人证。他怕有人记得他洗了三五分钟澡就出浴池，后面关键性的二十分钟不好交待，就说这段时间去理发，走了几家理发馆都没理成。此事无人看见，他指头为证，果然，他的大分头梳得整整齐齐。在作案时间一役上，机灵、狡猾的关庆昌暂时蒙混过去了。

公安人员在作案现场，在科学侦破仪器的配合下取得重要收获，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在现场被破坏了的情况下，侦清了作案者的脚印，并刻出来，判断是钉胶掌的39—40号的家做棉鞋；另一个是从木箱铁丝被拧断等情况，查出铁器工具的痕迹，判断是盗窃者持铁把的羊角锤作案。这两项判断都准确无误。因此，公安局的一位同志有把握地说：“有了这两点，我们就能破案！”

可惜，厂里保卫工作配合不得力，侦破工作在大轰大嗡中进行。在作案现场发现的鞋印，很快地在厂里传开。随着，

组织一批人马以检查卫生为名，四处去搜寻家做胶底棉鞋，以后发动得更为红火热闹，让凡有家做棉鞋者全往厂里交，交上来的鞋成筐成筐地抬。



请看关庆昌此时在干什么：他像潜在水里的一条不动的鱼，睁大明光光的两只眼睛，盯着张进水里的网，寻觅着哪个网眼最大，以便猛然间摇头摆尾，神速从网下钻出去。关庆昌知道了鞋印的消息，让老婆连夜找到一双旧布鞋，将鞋底拆下，换在棉鞋上。从半夜干到凌晨四点，黄淑珍干了一件保全丈夫的巧活计，关庆昌把改制的鞋穿在脚上，十分合适。关庆昌赞赏自己这一招干得太绝了！他在众人面前，毫无惧色地迈动着两只罪恶的脚，不时地还亮出鞋底让别人看看，无人对它产生丝毫怀疑。

再说锤子，居民组挨家挨户地收各种锤子，关庆昌能把他

的羊角锤子交上去吗？当居民组里锤子收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他找个机会，坐车来到一所学校，悄悄地把羊角锤扔进厕所里。

厂里仍在大规模地办案，审讯的、跟踪的、取证的，分头紧张进行。那些有历史问题的、好提意见的都被怀疑了。贾清吉也成为一個被怀疑的重点户。根据是他对厂子情况熟，胆子大，有力气，八百两黄金他拿得动。研究他的作案动机，属于对领导不满，进行报复一类。而在关庆昌的结论材料里，却写上一行很光彩的字迹：“新提拔的中层干部，无作案因素。”

关庆昌不仅成为漏网之鱼，还一跃而被选中为协助破案的骨干分子。由于一直破不了案，有人采取了掩耳盗铃的办法，放风说：“金子没丢，计算错了。”厂里立即成立个检斤三人小组，其中一人，乃关庆昌是也！检来检去，计算结果，黄金和账单合斤合两，一斤没丢。那么，在众目睽睽之下装箱的两块金锭哪里去了？作案现场又是怎么回事？连小娃娃都知道这是自欺欺人。不久，庞大的破案指挥部撤销了，大批办案人员撤走了。然而八百两黄金并没有从厂里职工的心头上勾掉，关庆昌的一双眼睛仍在与厂里千百双眼睛进行较量。我们且看他在钢丝绳上怎样摆动着平衡伞，四肢的每个关节都在怎样动作！

巧 绘 画 皮

庞大的破案指挥部虽然撤销了，但是这件连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都知道的黄金巨案，会从此一置了事吗？厂里为此特设了一个长期存在的100号产品专案组。它在告诉人们，

与黄金盗窃犯的斗争，将在高度的警惕中继续进行下去。

关庆昌面对着新的斗争形势，他估计了长期斗争的艰苦性，要取得胜利，远比换个鞋底难得多。他不停地转动着眼珠，研究着共产党的规律，琢磨着领导的胃口，注意着身边职工的各自特点、爱好。他呕尽心血，每天每时绷紧脑袋里的弦，为自己描绘了一张新画皮，笔笔见功夫。

关庆昌懂得“群众的眼睛最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他首先要遮掩群众的视线。他奉守的信条是：见人三分笑，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在待人接物时他礼貌极了，两个人同时走到门口，一定请别人先走；有人到办公室找他办事，他一定站起来，两把椅子让出好的；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打架，不管有理没理，先打自己孩子一撇子，再笑着向人家赔礼。他给人的印象是有知识、有修养。年终鉴定的时候，人们在满意之余，给他提一条缺点：“不能大胆开展批评。”关庆昌站起身，连连点头称是，诚恳地表示要改。可惜，他改不了，也不敢改。因此，打开他的档案，这条缺点年年写在鉴定里。

关庆昌在群众面前把自己“劳动人民的本色”表现得异乎寻常。义务劳动他抢着干，下车间劳动他的天数最多；还常常在眼眶上滚动着盈盈泪水，唠唠自家在旧社会的“痛苦遭遇”，口口声声要“忆苦思甜不忘本”。他可真像是个“不忘本”的人，一件大棉袄穿了十多年，一件毛衣上面补了一百多块补丁，不借助放大镜的帮助，很难再发现毛衣上还有毛线。关庆昌经常把外衣脱掉，露出这百衲衣，在人前走来走去，看不惯的最多嗤笑一声。可是，谁能看了它而往八百两黄金上去联想呢！

关庆昌懂得领导的偏爱，一般领导最中意那老实听话、埋